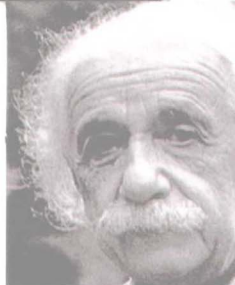




面孔如花

主编：徐累



The Beauteous faces

在画布上如花般美丽绽放的面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孔如花 / 徐累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艺术与生活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10509-3

I. 面…

II. 徐…

III. 绘画 - 艺术评论 - 世界

IV. 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47982 号

艺术与生活经典系列

面孔如花

主编 徐累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 mm × 230 mm 16开本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0 000 定 价 48.00元

Beauteous face

面孔如花

在画布上如花般美丽绽放的面孔

经由修炼自己的灵魂，而对自己的长相负责……

主编/徐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编辑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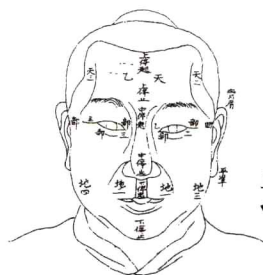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心中真的感到忐忑，看过了大师们的力作和心得语录之后，深深地为他们的博大精深和独特哲思所折服和震撼，所以被责成写这篇手记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有班门弄斧之嫌。不过，作为编辑，这套丛书最早的读者，还是有必要和亲爱的读者们分享一下读这些书的感觉，仿佛在通幽的曲径前的简单说明，能够引导就好，至于幽处的个中滋味就只能靠各位读者自己去移步转景。如同宝玉为大观园各处景致题名拟诗一样，远近高低，花草藩篱的妙处要自己慢慢体味了。

一般的人总会认为艺术是艺术家们的事情，是距离普通人很远的上层建筑，是一般人无法领略的精神世界，但是别忘了，无论多么高深的东西，它的源头都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甚至平淡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生活在艺术之中，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特质的眼睛，有没有一颗感悟美的意境的心灵。就好像已故作家三毛在登山的途中，一棵草、一块石在她的眼中都是美的，都是让人感动的。她因为有了一颗敏感的心灵所以也比一般的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美和温柔，她的书也让人感受到温暖的柔情和泛滥得近乎虚伪的爱意。而同是才女作家的张爱玲带给我们的却是生活的另一面，冷静得几乎冷酷的眼光看着生活中的琐碎和人情，爱往往在她苍凉的手势下变得虚假和冰冷，剩下的也只有些微的同情和少许的悲凉而已。虽然她们时代不同、风格不同，但相同的是她们看的、写的、体悟的都是她们身边的最熟悉的生活，并没有离开生活本身去好高骛远。

作家艺术家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在一般的层面上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不一样的是他们比我们多了一颗慧心，所以他们创作出的东西也就有了慧质。但慧心不是天生的，还需要后天的培养和灌溉，多多接触艺术方面的东西无疑是最能够耳濡目染、陶冶灵性的。这一套《艺术与生活经典》系列丛书正是可以让人培养蕙质兰心的东西，仿佛是一顿艺术的盛宴，色香味意形养样样俱全。

在这里可以和艺术巨匠们进行心灵上的沟通，即使只是走马观花，不能一下子领会大师们的精神境界，但隔一段时间再读又会有新的认识和理解，你会觉得和大师们的思想又贴近了一点，艺术的素养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淀起来，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也深了许多，可以在生活中体会许多平日无法体会到的东西。不仅仅是风花雪月，不仅仅是儿女情长，浪漫就存在于我们的一箸食、一豆羹之中，即使是吃一个馒头也可以吃得别有怀抱、滋味悠长……

作为编辑可以将这套丛书编辑出版让读者一品睿智，心中真的很开心，也希望各位亲爱的读者也和我产生一样的心弦波动，领悟艺术与生活的密切关系——能够这样，我心足矣。但由于时间的紧张，未能将这些书做得尽善尽美，有不到的地方还望各位共情者多多包涵。



目录



- 13 笑，还是不笑 三种面孔的答复 王海洲
- 27 “凭窗远眺”：文艺复兴的时代肖像 李秋实
- 37 明人十二像 郑旗 陈云海
- 45 面相与脸谱 徐艺乙
- 55 灵魂的银粒 陶子



- 69 如花美眷 民国时期大众媒体中的“女性”图像 姚玳玫
- 77 蜡像 刘苇
- 87 这，是我 朱朱
- 97 中国油画肖像一百年 张晓凌



- 111 面孔只是一个符号 方力钧访谈 王雪芹



- 124 时代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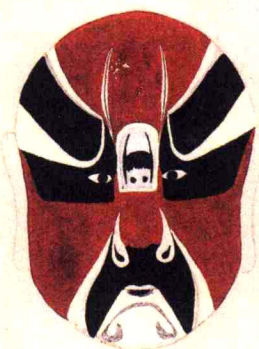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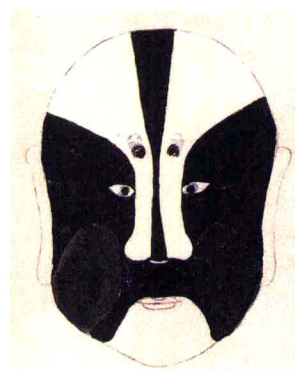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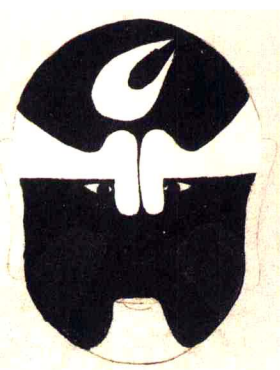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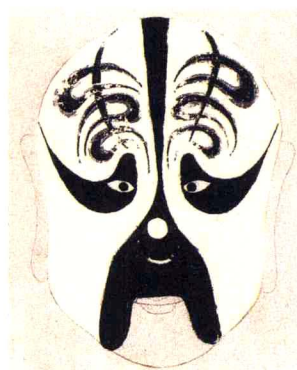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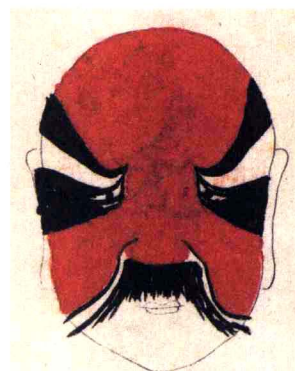
- 151 它们的面孔 潘望

- 156 老照片



面孔









在面孔表达出的诸多情绪王国中，笑是权势最为显赫的一个。如若将其视为一种划分标准，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圣人贤哲，表证着他们整个生活的七情六欲，就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孔世界：笑，还是不笑。当鲜活的面孔变成雕像，进入画像，成为历史特殊的真相，这种划分有时就会显现出特殊的意义。

佛笑，神不笑

如果以表情论事，东方的佛和西方的上帝正好是相反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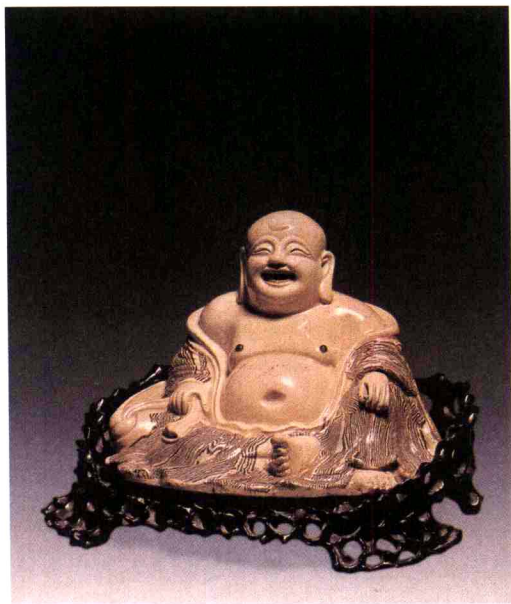
佛的笑容在彼岸的极乐世界和当下的劫难之境中随处可见：释迦牟尼深不可测的穆然微笑，摩诃迦叶领会佛祖拈花的破颜一笑，以及弥勒佛包容一切的开怀大笑……作为一种训诫方式，佛的面孔比艰涩晦涩的经文更加有效。无穷无尽的妙言偈语通常属于那些跻身于社会精英之流的参禅悟道者，并不是受困于油盐的劳苦民众的慈航普度。较之而言，佛的笑容更具亲和力，能在后者日常生活的直面膜拜中完成点化的意义。

人带领佛走上供桌，佛带领人步入极乐。在佛占据的供桌数量寥寥时，他不苟言笑，

宝相森严甚至咄咄逼人。这副面孔或许能让贵族名流们心怀虔敬，却无法令乌合之众心甘情愿地献上牺牲。他高高在上地端坐在万民仰视的地方，只能为上层人物的生活锦上添花，但并不能为下层民众雪中送炭，因为劳苦大众无法接受一个总是板着面孔说些让人费解的话的训导者。

正是在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中，佛渐渐收起板着的面孔，尝试着微笑，并开始宣扬慈悲为怀。何谓慈悲？给予安乐为慈，拔除痛苦为悲。于是他那高不可攀的形象被日渐消解，一个幸福使者的模样终于被建构起来。在中国，佛像还经历了民族化的过程。早期的弥勒佛头戴宝冠、身披璎珞，其造型带有典型的印度风格。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堪忍受现世痛苦的民众要求释迦牟尼的继承者未来佛提前下生，于是一些白衣长发的人便假托为弥勒出世，并渐渐为民间所接受，出现了“白衣弥勒”的形象。白衣弥勒虽然褪下了金装，但还没有更变面孔。直至五代后，一个身材肥胖、皱鼻腆腹的游方僧人契此临终前留了一首诗：“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人们才知道他就是弥勒的化身，于是一个新弥勒形象被树立

佛的笑容更具亲切力，能在后者日常生活的直面膜拜中完成点化的意义。



紫砂绞泥布袋和尚塑像（明）

起来：“大肚弥勒”。这种造型自然无法搭配一张庄严肃穆的面孔，但契合笑容满面，最终定型为矮身大肚、蹙鼻笑口。正如对联所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弥勒佛的宽容、幽默和超脱彻底拉近了佛和凡人之间的距离，此岸生活的智慧在那个硕大无比的肚子中，也在让人不禁莞尔的笑容里。佛的笑容，不仅是对供奉者的友善帮助，也是对供奉者的颌首致意。

佛教重宽容，而基督教则一直都有哀怨的传统。上帝之子耶稣为人类而死，这怎能不让上帝怨恨？站在耶稣痛苦万分的脸庞对面的上帝，又怎会笑容可掬？除去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感同身受，自上帝造人以来，人类就不断地令他失望：亚当夏娃偷

吃禁果、凡人建造巴别塔欲入天堂、索多玛城的罪大恶极以及此后种种……上帝以全知万能的神力造出了这么一个和他自身的完美相差千万里的世界，怎能让他露出笑容呢？

在《圣经》中，一共有98个“笑”字，其中只有五个和上帝有关，不过无一例外都是上帝对人类的嗤笑，而且还只是人类自身的判断。如《诗》（59：8）所言，“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或许上帝本人连嗤笑都不屑吧，只要电闪雷鸣一番就能够让这个渺小卑微的世界吃足苦头了。上帝的笑容甚至是不可想象的，《耶稣智慧书》中说：蠢人放声大笑，而智者则几乎不笑。在这个意义上，笑就是对上帝本身的亵渎。艾柯在《玫瑰的名字》中讲述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事，修道院的佐治长老不惜杀害多人以保守一个秘密：即不让最后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册）重见天日，因为这本书认为喜剧是一种妙药，而笑便成为了人的目标。佐治长老认为笑可以让人免于恐惧，但对上帝的恐惧却是法律的基石，所以笑不仅会将基督教长期建立的赎罪形象破坏殆尽，也会否定俗世生活的基本秩序。

对于所有基督徒而言，必须背负与生俱来的原罪在现世甚至来生获得救赎，而救赎是距离笑颜最遥远的词语。救赎需要直面自身的罪恶，也需要面对基督的痛苦，其中如果有笑容的话，那定然是对上帝的亵渎。只有无信仰主义者、异教徒以及愚蠢到永远无法接近上帝的人才会沉醉于欢笑，但他们放肆的笑容把他们推到了上帝的对面，推到了不可救赎的黑暗之中，也就推到了永恒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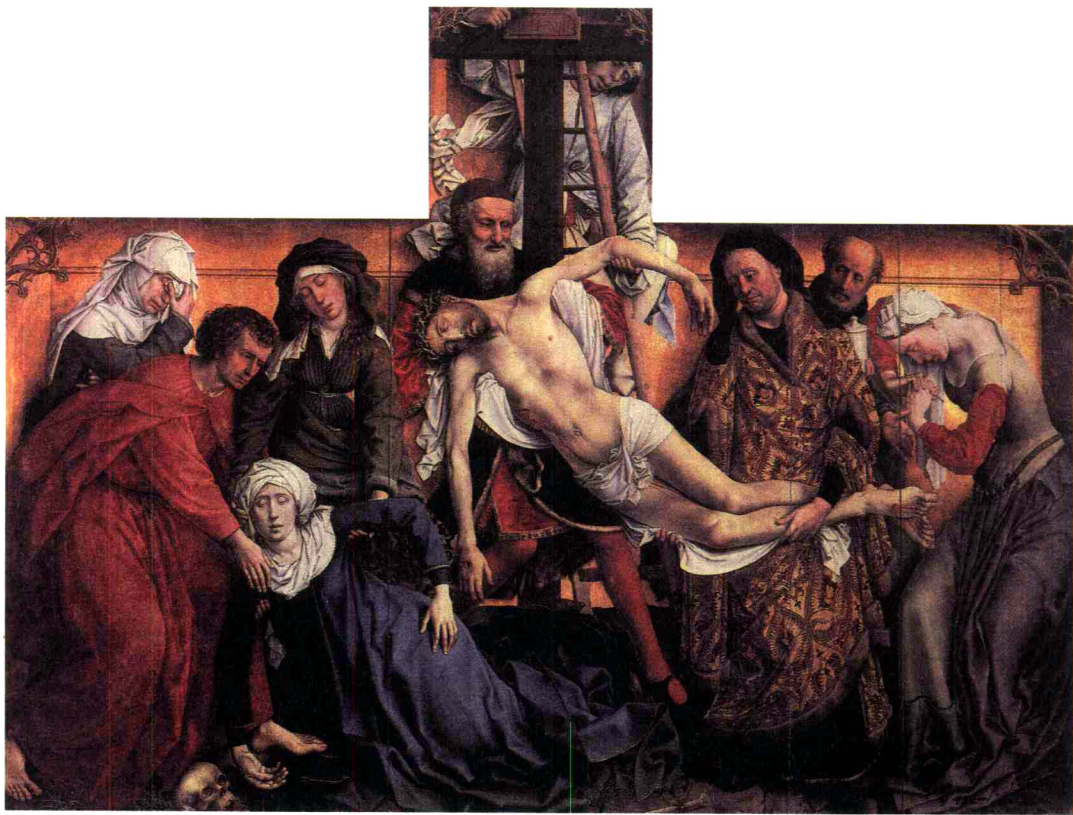
弥勒佛的宽容、幽默和超脱彻底拉近了佛和凡人之间的距离，此岸生活的智慧在那个硕大无比的肚子中。

的对岸。反抗救赎的人中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即使宣称上帝死了，但他自身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上帝？加缪的西西弗斯不得不无休无止地推巨石上山，即使他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重新推动巨石，但那副和石头一样的面孔也不会露出一丝笑容。

佛的面孔变迁史经历了不笑到笑的过程，而上帝的面孔变迁史则与之相反。基督教确立之前的多元神时代中，作为主神的宙斯虽然和上帝一样易怒，一样爱用电闪雷鸣震慑凡间，但并不总是板着面孔。在古希腊的雕

塑中，宙斯和其他人物的雕塑一样常常面带微笑，虽然这些微笑所隐含的意义已经难以考证，但微笑本身说明在笑容上，神和人并没有区别，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和凡人们一样会喜形于色，神和人的区别是先验的血统，而不是其他。公元331年康斯坦丁确定了基督教的世俗位置之后，上帝的人间形象即成年基督就从未笑过，那个偎依在圣母怀抱中带着天真烂漫的笑容的儿童最终遗忘了快乐。

米兰·昆德拉在1985年的耶路撒冷文学奖



韦登 基督自十字架上解降 油画 225cm×178cm 约1435—1440年

上帝之子耶稣为人类而死，这怎能不让上帝怨恨？